汪份增訂

四書大全

論語集註三

十七

日仁12
474
17

東京學校圖書
明12 474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

八佾第三

凡二十六章通前篇末二章皆論禮樂之事〔通考〕〔勿軒熊氏曰〕首言夏殷周之禮次言夏殷不足徵而後有從周之說周衰禮樂廢壞於魯蓋傷之之言禮二十一章言樂三章通言禮樂一章夫子出處一章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佾音逸

季氏魯大夫季孫氏也〔胡氏曰〕古者有姓有氏三家爲桓公之後皆姫姓又自以神叔季分爲三氏也 佾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每佾人數如其佾數 天子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六三十六人餘倣此 或曰每

佾八人六佾六八四十八人餘倣此未詳孰是左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名公問羽數於衆仲衆音終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杜預註云人如佾數疏引服虔云每佾八人○問八佾舊說有謂上下通以八人爲佾者何如朱子曰是不可考矣然以理意求之舞位必方豈是其佾少而人多如此哉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邢氏曰僭於家廟舞之孔子言其此事尚忍爲之則何事不可忍爲或曰忍容忍也蓋深疾之之辭洪氏曰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云爾者正君臣之大義春秋撥亂之意也○雙峯饒氏曰忍字有敢忍容忍二義而敢忍之義爲長故集註以容忍居後○趙氏曰敢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忍人是也容忍之忍春秋傳所謂君其忍之是也○雲峯胡氏曰前一忍字指亂臣賊子之心而言後

份按蒙引謂是可忍也句爲重存疑亦主其說最爲得旨然謝氏說亦可兼用不可廢也

一忍字指春秋誅亂賊之法而言○新安陳氏曰自王政不綱亂臣賊子無所忌憚故敢於僭竊殊不知君子畏義安分自不忍於心豈問天吏之有無哉以此言之前說爲優然自秉春秋之筆者言之則後說亦足以褫亂賊之膽也○東陽許氏曰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此事尚可敢忍爲之何事不可敢忍爲之此忍字就季氏上說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禮樂於廟庭其罪不可勝誅此事若可容忍而不誅則何事不可容忍此忍字就孔子上說如此說則說得兩可字意出附蒙引季氏以大夫上僭天子之八佾以舞於家廟之庭其忍於無君一至於此更何事不忍爲謂凡適己自便而未甚踰於大閑剗下欺公而得苟免於刑憲者皆將無所不爲矣此說以是可忍者爲重謝說以孰不可忍者爲重非正意也○范氏曰樂舞之數自上而下降殺色界反以兩而已故兩之間不可以毫髮僭差也自八殺其兩而爲六以下依此

孔子爲政先正禮樂則季氏之罪不容誅矣謝氏曰君子於其所不當爲不敢須臾處上聲不忍故也而季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而不爲乎

朱子曰爲人臣子只是一箇尊君敬上之心方能自安其分不忍少萌一毫僭差之意今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佾尚忍爲之則是已絶天理雖悖逆作亂之事亦必忍爲之矣○問小人之陵上其初蓋微僭其禮之末節而已及充其僭禮之心遂至於弑父弑君此皆生於忍也故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只敢僭其禮便是有無君父之心○南軒張氏曰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之舞自睹其數而安焉於此而忍爲則亦何往而不忍也亂臣賊子之萌皆由於忍而已忍則安之矣○慶源輔氏曰范氏就制度上說故以容忍爲義言不可容忍之甚也謝氏就心上說故以敢忍爲義言其心既敢於此則雖極天下之大惡亦敢爲之矣○謝氏先論人心之本然以見季氏之忍心僭逆次又推極其忍心僭逆之害使讀之者惕然有警於其心而防微謹獨之意自有不能已者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徹直列反相去聲

三家魯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也雍周頌篇名徹祭畢而收其俎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是時三家僭而用之相助也辟公諸侯也助祭之諸侯穆穆深遠之意天子之容也主祭者天子此雍詩之辭孔子引之言三家之堂非有此事亦何取於此義而歌之乎譏

其無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朱子曰八佾只是添人數未有明文故只就其
事責之雍徹則分明歌天子之詩故引詩以曉之曰
汝之祭亦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
無此義焉取此詩○雙峰饒氏曰上章是罪其僭此
章是譏其無知惟其無知所以率意妄作以取僭竊
之罪上章是可忍也是言其不仁此章無知妄作是
言其不知惟其不仁不知是以無禮無義通考仁山
金氏曰堂廟堂也上文庭亦是廟庭蓋廟制室外爲堂堂前爲庭○程子曰周公之
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去聲所當爲西山眞氏曰子無父母則無此身己
因父母而有此身則事親自合盡孝臣無君上則無此爵位己因君上而有此爵位則事君自合盡忠此
只是盡其本分當爲之事非過外也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
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

三家僭雍徹故仲尼譏之朱子曰這箇自是不當用便是成王賜周公也是成
王不是若武王賜之也是武王不是雍詩自是文王
之樂餘人自是用他不得武王已自用不得了何況
更用之於他人又曰使魯不曾用天子之禮樂則三
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胡氏曰按禮記明
堂位篇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
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
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
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禮運曰魯之郊禘非
禮也周公其衰矣魯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遂至於
僭天子程子所以追咎賜受皆非也周公立爲經制
辨名分於毫釐閒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
天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王氏曰未嘗
有天子之容未嘗有辟公之相魯爲諸侯之國自不
當用而況於三家之陪臣乎季氏非懵然不知其不
當用蓋一念之無君由之而不自覺則乾侯之避豈
待昭公而後知哉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

份按語類原文云心既不仁。便是都不醒了。如人身體麻木。都不醒了。自是與禮樂不相干。轉釋改不醒爲不省而刪去如人身體二語便不明白。

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爲國者其可不明禮分於平時及其權歸而勢得而後從而禁之亦已晚矣○厚齋馮氏曰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唯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以習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矣夫天子之禮樂作於前安然不以動其心則凡不臣之事皆忍爲之矣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其如禮樂何哉言雖欲用之而禮樂不爲之用也 朱子曰人既不仁自是與那禮樂不相管攝禮樂亦不爲吾用矣心既不仁便是都不省了自與禮樂不相干禮樂須中和溫厚底人便行得不仁之人渾是一團私意便不奈禮樂何○勉齋黃氏曰仁者心之德心之全德即仁也游氏云人心亡矣於仁之義最親切○慶源輔氏曰不仁則心無其德雖謂之心亡可也○新安陳氏曰孟子云仁人心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游氏說當本孟子之意觀之 附語錄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而今莫說八佾雍徹是無如禮樂何便教季氏用四佾以祭也無如禮樂何緣是他不仁了○問集註云禮樂不爲之用如何曰禮是恭敬底物事爾心中自不恭敬外面空做許多般模樣樂是和樂底物事爾心中自不和樂外面強做和樂也不得心裏不恁地外面強做終是有差失縱饒做得不差失也只表裏不相應也不是禮樂○蒙引此禮樂以禮樂之文言何也對仁言也仁以心言禮樂之理也禮樂之理俱在心中禮樂則無有無聲容者但亦不專指玉帛鐘鼓如周旋進退之間亦皆是○游氏以人心言仁則該得理程子以正理言仁則該不得心故置程說於圈外李氏說禮樂二字不謬但於仁字似疎故又居後○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朱子曰程子說固好但少疎不見得仁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做

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仁只是正當道理將正理頓在人心裏面方說得箇仁字全○問禮者天理之節文樂者天理之和樂仁者人心之天理人心若存得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得著若無這天理便與禮樂湊合不著曰固是若人而不仁空有那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問仁者心之德也不仁之人心德既亡方寸之中絕無天理平日運量酬酢盡是非僻淫邪之氣無復本心之正如此等人雖周旋於玉帛交錯之間鐘鼓鏗鏘之際其於禮樂判爲二物若天理不亡則見得禮樂本意皆是天理中發出來自然有序而和曰是○慶源輔氏曰仁義禮智皆正理也此獨以仁言者蓋謂專言之而包四者之仁也○陳氏曰禮樂無所不在如兩人同行纔長先少後便和順無爭所以有爭只緣少長之序亂了又安得有和順底意於此見禮先而樂後無序則必不和附語錄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是本心之全德便有箇天理在若天理不在人欲橫肆如何得序而和○問仁者天下之正理曰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問呂氏曰禮樂之情皆出於仁此語似好曰大槪也只是如此○問人而不仁如禮何是無惻隱之心則禮樂皆爲虛文曰此仁是指全體而言不是指惻隱

李氏曰（李氏名郁字光祖昭武人）禮樂待人而後行苟非其人則雖玉帛交錯鐘鼓鏗（丘耕反）鏘（千羊反）亦將如之何哉

朱子曰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李氏言人此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之意蓋心具是理所以存其心則在人也○慶源輔氏曰此章禮樂正指玉帛鐘鼓言故以李說終之○雙峰饒氏曰游氏說得仁字親切而禮樂二字欠分明程子說得禮樂二字有意義而仁字不親切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仁與禮樂之意方備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鐘鼓玉帛是說徒有禮樂之文亦必合二說而一之然後如禮樂何之義方盡集註用意精深要人子細看○程子序字和字是就理上說若就心

困勉錄曰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言

上說則當言敬與和不仁之人其心不敬不和無以
爲行禮作樂之本雖有禮之儀文而儀文不足觀雖
有樂之音節而音節不足聽○勿軒熊氏曰游氏兼
禮樂之體用言程子專指禮樂之體李氏專指禮樂
之用

然記者序此於八佾雍徹之後疑其爲去聲僭禮樂者發也

新安陳氏曰僭禮樂者卽人之不仁者也本文無此意但以次於前二章之後故云然通考東陽許氏曰游氏正說收爲本註程子就凡事上說李氏主人言故在圈外程子說無序不和亦是禮樂之本故在李氏前

○林放問禮之本

林放魯人見世之爲禮者專事繁文而疑其本之不在是也故以爲問

勉齋黃氏曰本之說有二其一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性者禮之本

則非特奢易非本卽儉戚亦非本非特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卽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蓋一則以體用對言而體爲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爲本也勉齋雲峰之說自明

份按語類原文云問林放問禮章先生謂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如何是禮之全體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曰後面只以質爲禮之本如何又說文質皆備曰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

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其一曰禮之本禮之初也
凡物有本末初爲本終爲末所謂夫禮始諸飲食者
是也二說不同集註乃取後說曰儉者物之質戚者
心之誠則便以儉戚爲本又取楊氏禮始諸飲食以
證之 附 存疑林放此問勝棘子成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意蓋曰本則足以該末若質而已矣則遺其末此林放所以見大於聖人而子成見非於子貢

子曰大哉問

孔子以時方逐末而放獨有志於本故大其問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不在其中矣

問禮之全體朱子曰兼文質本末言之有質則有文有本則有末徒文而無質如何行得當時習於繁文人但指此爲禮更不知有那實處故放問而夫子大之想是此問大段契夫子之心○勉齋黃氏曰得其本則質文華實皆在其中蓋文之與

質如何行得。譬如樹木必有本根。則自然有枝葉華實。若無本根。則雖有枝葉華實。隨即萎落矣。今此條所刪。殊不如原文明暢。原文兩問語極剔得清楚。斷不可不全錄也。

華亦因質與誠而生也。有本則有末。末固具於本矣。如木有根本。則有枝葉華實。其本立。則此木全體枝葉華實。皆在其中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在其中三字。得禮之本。則雖不便是禮之全體。而全體在其中矣。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易去聲

易治也。孟子曰易其田疇。在喪禮則節文習熟而無哀痛慘怛當葛反之實者也。戚則一於哀而文不足耳。朱子曰。治田須是治得無窒礙方是熟。若居喪而習熟於禮文。行得皆無窒礙。無那惻怛不忍底意。則哀戚必不能盡。○冠昏喪祭皆是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

份按忠質文云云。似是子由古史周本紀論中語。今曰東坡。疑誤。

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禮貴得中。新安陳氏曰。此禮字兼吉凶言。中者無過不及也。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而質。二者皆未合禮。新安陳氏曰。謂未合禮之中。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朱子曰。禮不過吉凶二者。上句汎以吉禮言。下句專以凶禮言。儉戚只是禮之本而已。及其用也。有當文時。不可一向以儉戚爲是。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蓋自有箇得中恰好處。○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南軒張氏曰。禮者理也。理必有其實而後有其文。文者所以文其實也。若文之過則反浮其實而失於理矣。夫禮而失於奢。寧過於儉也。喪而易。寧過於戚也。蓋儉與戚。其實則存。奢則遠於實。易則亡其實。其文雖備。無益也。○勉齋黃氏曰。聖人因俗之弊。感放之意而爲是言。本非

以儉戚爲可尚特與其流於文弊則寧如此耳其言之抑揚得其中正如此○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爲不遜儉爲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爲近本也是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爲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附語錄問禮之本曰初間只有箇儉戚未有那文儉戚是根有這根然後枝葉自發出來又問戚是此心自然發出底儉又不類曰儉亦不是故意儉元初且只有汙尊抔飮之類問先生舊說儉戚且是近本曰對奢易言之且得說儉戚是本若論禮之本則又在儉戚之前未用如此說得○蒙引林放問禮之本此禮字兼吉凶言禮與其奢也寧儉此禮字對喪字則只是吉禮也其實禮字該得喪字但儉字該不得戚字奢字亦兼不得易字○范氏曰夫音扶祭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禮失之奢

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隨其末故也禮奢而備不若儉而不備之愈也喪易而文不若戚而不文之愈也儉者物之質戚者心之誠故爲禮之本楊氏曰禮始諸飮食故汙烏瓜反尊而抔蒲侯反飮爲之簠簋音甫軌籩豆罍音雷爵之飾所以文之也則其本儉而已禮記禮運篇云夫禮之初始諸飮食其燔黍捭音擘豚汙尊而抔飮蕢苦怪反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註云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汙尊鑿地爲尊也抔飮手掬之也蕢讀爲古謂摶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喪不可以徑情而直行爲如字之衰音催麻哭踊音勇之數所以節之也則其本戚而已禮記檀弓下禮有微情

者。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衰絰之制。有直情
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周衰世
方以文滅質。而林放獨能問禮之本。故夫子大之。而
告之以此。朱子曰。楊氏謂禮始諸飲食。言禮之初本
在飲食。然其用未具。安有鼎俎籩豆也。方
其爲鼎俎之始。亦有文章雕鏤繁而質滅矣。故云與
奢寧儉。又曰。楊說喪不可徑情而直行。此一語稍傷
那哀戚之意。其意當如上面始諸飲食之語。謂喪主
於哀戚。而爲之哭泣擗踊。所以飾之。其本則戚而已。
○慶源輔氏曰。祭與喪皆禮也。范氏與其不若之言。
正與夫子所謂寧字義相宜。故引之爲說。禮失之奢。
喪失之易。皆不能反本而流於末也。此常情之弊也。
物事也。禮而儉。則是事之末有文飾也。喪而戚。則是
心之誠實自然也。故爲禮之本。○雙峰饒氏曰。放問
禮之本。而夫子不告之以禮之大本。以其不切。放故
也。○雲峰胡氏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
末爲枝葉。枝葉出於本根。而亦能芘其本根。可相有

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
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爲
反本之論也。附淺說可以儉戚爲禮之本。不可以奢
易爲禮之末。蓋末只是文。而奢易則文而過者也。所
謂繁文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吳氏曰。亡古無字。通用。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長。上聲不
如諸夏之僭亂。反無上下之分。去聲也。厚齋馮氏曰。諸
夏諸侯之稱。夏
大也。中國曰
夏。大之也。○尹氏曰。孔子傷時之亂而歎之也。無
非實無也。雖有之。不能盡其道爾。鄭氏曰。八佾一篇
無非傷權臣之僭
竊。痛名分之紊亂。其言與春秋相表裏。有疾之之辭。
有鄙之之辭。有斥之之辭。有痛之之辭。孰不可忍疾

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斥之也人而不仁如禮樂何
鄙之也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痛之也百世之
下誦其言想其心猶見其凜凜乎不可犯也○問程
氏註似專責在下者陷無君之罪尹氏註似專責在
上者不能盡爲君之道何如朱子曰只是一意皆是
說上下僭亂不能盡君臣之道如無君也○南軒張
氏曰夷狄雖正教所不加然亦必有君長以統治之
然後可立也春秋之世禮樂征伐自諸侯出降而自
大夫出又降而陪臣竊國命是以聖人傷歎以爲夷
狄且有君不如諸夏之無君也夫諸夏者禮樂之所
由出也今焉若此其變亦甚矣○新安陳氏曰夏所
以異於夷以有君臣之分耳今居中國去人倫反夷
狄之不如春
秋所以作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女音汝 與平聲

旅祭名 新安倪氏曰祭山曰旅書蔡蒙旅平九山刊旅 泰山山名在魯地
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 記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視者視其牲器之數 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冉有孔子弟子名求 魯人 時爲季氏宰救謂救
其陷於僭竊之罪嗚呼歎辭言神不享非禮欲季氏
知其無益而自止又進林放以厲冉有也 厲激厲也 ○朱子曰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國內山川只緣是他屬我故我
祭得他若不屬我則氣便不與之相感如何祭得他
○南軒張氏曰林放猶能問禮之本泰山豈受非禮
之祭鬼神雖幽不外乎理人心猶所不安神其享之
乎意當冉有爲其家臣時適有旅祭事故夫子欲其
正救之○陳氏曰范氏說有其誠則有其神最好誠

只是眞實無妄雖以理言亦以心言須是有此實理然後致其誠敬而副以實心方有此神若無此實理雖有此實心亦不歆享如季氏不當祭泰山而冒祭是無此實理矣假饒盡其誠敬之心亦與神不相干涉神決不吾享矣古人祭祀須有此實理相關然後七日戒三日齋以聚吾之精神吾之精神旣聚則所祭者之精神亦聚自有來格底道理○雲峯胡氏曰林放一魯男子爾猶知厭其禮之末者泰山之神獨不惡禮之僭者乎夫子爲是言豈林放請問之時正季氏旅泰山之時歟抑林放因季氏之旅而有是問歟附蒙引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旣祭孔子何故敎冉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

○范氏曰冉有從季氏夫子豈不知其不可告也然而聖人不輕絶人盡己之心安知冉有之不能救季氏之不可諫也旣不能正則美林放以明泰山之不可誣是

呂晩村曰君子無所爭句每易說得太高便攙入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只是抑然自下不欲多上人方與雍容揖遜意思一串說下又曰無爭句要講得極純粹其爭句要講得極自然方能活畫出一箇君子情性面目若但爲作長樂老和光同塵與物無競非轉雉作塞或故爲拙行則鄙吝之私積於中機權之

亦敎誨之道也問自八佾舞至旅泰山五段皆聖人欲救天理於將滅故其哀痛一切與春秋同意朱子曰是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皆爲諸侯大夫强僭而發而其辭則有輕重不同孰不可忍責之也奚取於三家之堂譏之也夷狄之有君傷之也嗚呼於泰山之旅不觀於旣灌之後歎之也三世五世希不失以至三桓子孫之微則皆儆戒之微意而見聖人憫亂之心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飮去聲

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 胡氏曰大射之禮司射作三耦射三耦出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所謂三揖而後升堂也 下而飮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

用雜其內。與君子曾無交涉也。又曰。正要在下四句中回繳首句。見聖言宛轉盡義之妙。○份按註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就恭遜發論。自與和光同塵者有別。袁了凡指恭遜不與人爭爲淺。而謂人所以不能無爭。只爲我心未忘。渾然無我。誰爲爭主。本文所字指我字而言。君子常見萬物一體。此身雖隔皮膜。此心原無間隔。誰得誰失。誰勝誰負。爭從何生。此老莊之見。非君子之學。本文所字只是助語詞。萬勿深看也。○說統曰必也射乎。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爭。除非是射。而射惟揖讓。畢竟無爭。

份按大夫二。乃三字之訛。當改正。

觶音置。立飲也。〔胡氏曰〕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適次。反位。三耦卒射。亦如之。所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也。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於豐上。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立飲。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所謂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也。〔通考〕吳氏程曰。勝者至飲也。作一句。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或於乃揖字句亦通。但不見我同升而彼飲之意。又曰只可於下者字微讀。謂勝者揖之以升而飲也。立飲謂不勝者坐取觶立飲也。○〔東陽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八。畿內諸侯四。畿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樂作。射者容體欲比於禮。其節欲比於樂。各發

份按許氏原文。皆如上儀。畢。亦有司射命設豐云云一段。編書者以其與雲峰說相複。故刪去。然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語氣如何可住。如何可接凡飲酒云云。是書之妄行刪改。而不顧文義類如此。通義既全載許氏此條。便不載雲峰之說。甚有斟酌。又按許氏原文云賓主勸酬必拜以送爵。今是書改主字爲客字。又刪去勸酬二字。皆不妥。

份按朱子此條。乃是輯釋併三條爲一條也。

份按許敬菴云。君子之無爭道在自反。故曰射有似乎君

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射。皆如上儀畢。凡飲酒。賓客必拜以送爵。今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附〕蒙引揖讓而升下而飲此揖讓二字。應貫下面升下飲三節。集註雖析解而不脫揖字。

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非若小人尚氣角力之爭也。○〔朱子曰〕射有勝負是相爭之地。而猶若此。是不爭也。畢竟爲君子之爭。不爲小人之爭。爭得來也君子。語勢當如此。○〔慶源輔氏曰〕恭與遜皆禮之發也。恭主容。遜主事。爭則恭遜之反也。君子恭遜則自無所爭。獨於射則皆欲中鵠以取勝。故不能無爭。然其爭也升降揖遜。雍容和緩乃如此。是則所謂禮樂未嘗斯須去身者。其爭也君子。謂其異於小人之爭也。以是觀之則信乎君子之眞無所爭矣。○或問孔子言射曰其爭也君子。孟子言射曰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此是

子。困勉錄謂此意亦有。但只說得不勝者一邊。愚謂困勉錄之說是也。若雲峰兼不勝者與勝者說。便完備矣。

副墨曰。子夏之問是不打要緊問。夫子之答亦是不打要緊答。惟忽想到禮上。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則反把悟處看呆了。

困勉錄曰。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字是質朴之質。此章註美質質字是本質之質。然前章質字可兼本質之質。此章質字不可

全無爭。〔潛室陳氏曰〕惟其不怨勝己者。其爭也乃君子之爭。而非小人之爭。既謂君子之爭。則雖爭猶不爭矣。君子之爭者禮義。小人之爭者血氣。○〔雲峰胡氏曰〕射有似乎君子。此則謂射之爭也君子。蓋君子於射。若不能不較勝負。然不勝者未嘗少有怨勝己之心。勝者亦略無一點喜勝之心。但惟見其相與雍容揖讓而已。豈不足以觀君子之氣象乎。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倩七練反。盼普莧反。絢呼縣反。

此逸詩也。或謂卽衛風碩人所云。素以爲絢兮一句。夫子所刪也。〔朱子曰〕此句最有意義。夫子方有取焉。而反見刪。何哉。且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必別自一詩。而今逸矣。

倩。好口輔也。〔新安陳氏曰〕口輔面頰也。易咸其輔。左傳輔車相依。盼。目黑白分

兼質朴之質。○份按。首節有兩說。一說子夏之意重在素。謂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卽質素便可當絢爛了。何消又加粧飾。故疑詩人之素絢並重。一說子夏之意在素絢並重。而錯認詩人之言爲卽素是絢。似抹殺了絢一邊。看來後說得註意。當從困勉錄。謂兩說當兼用。後謂子夏只是疑詩人抹殺絢一邊。其後之所見乃定論也。

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言人有此倩盼之美質。而又加以華采之飾。〔新安陳氏曰〕詩無此句意。但下文素以爲絢中涵此意。如有粉地。而加采色也。〔雙峰饒氏曰〕巧笑美目二句賦也。素以爲絢一句比也。子夏疑其反謂以素爲飾。故問之。〔附〕存疑。子夏疑素以爲絢一句。謂素與絢自是二項。曰素以爲絢。似就把素做絢了。子曰繪事後素。是說既素了。然後爲絢。不是就把素做絢。

畫俗作畵

子曰。繪事後素。

繪胡對反。

繪事。繪畫之事也。後素。後於素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周禮冬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

呂晩村曰。此禮字只指三千三百美盛處而言。故曰後。若要將禮字講入精微。則後字說不得矣。○份按此章禮字指禮之儀文而言。方與絢及繪事關合。說統謂禮該文質。通體俱後。世人講禮後只說得是文後。此說謬也。○份按可與言詩有兩說。有謂此與子貢只重在觸類者不同。蓋凡詩之言雖比物連類深探其旨。必有關於人心世教。今子夏即一素絢便悟到禮後上深得詩人正人心維世教之旨。故曰可與言詩。與其可言詩正與其可論禮。有謂即

謂之黼。五采備謂之繡。凡畫繢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猶人有美質。然後可加文飾。申解逸詩意。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禮必以忠信爲質。此禮字以儀文之禮言。猶繪事必以粉素爲先。起猶發也。起予言能起發我之志意。朱子曰。起予者謂孔子言繪事後素之時。未思量到禮後乎處。而子夏首以爲言。正所以起發夫子之意。非謂夫子不能而子夏能之以教夫子也。○聖人豈必待學者之言而後有所起發。蓋聖人胷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則一番精神也。謝氏曰。子貢因論學而知詩。見學而篇末章。子夏因論詩而知學。故皆可與言詩。○楊氏曰。

小而明大。即此而得彼。即偏而得全。皆是可與處。此與子貢亦不必分別。呂晩村亦自有兩說。一謂不可單講善悟而輕看禮後句。子夏禮後句見理儘高。故夫子許之。不然說詩便牽合學問。如禪門話頭相似。可說禮可不必說禮。聖人豈概許之哉。一謂惟詩禮絕無交涉。而子夏忽然有會。故夫子許其篤學能通悟。粘煞禮字入詩。便是笨伯。愚謂此章固當以觸類意作正解。然說觸類處正須就禮後句見地之高。發論方不至落空也。○份按楊慈湖謂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人而不仁如禮何。不得謂仁爲先禮爲後。愚謂三千三百之旨以仁爲

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新安陳氏曰。記禮器云。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猶行也。引此以解此章方可通。不然禮後乎一句。何以知忠信當先而禮文在後乎。白受采可證繪事後素。而忠信可學禮可解禮後乎。集註首云禮必以忠信爲質。亦本禮器。孔子曰繪事後素。而子夏曰禮後乎。可謂能繼其志矣。新安倪氏曰。學記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謂師善教以引其端。使弟子繼師之志而開悟也。非得之言意之表者能之乎。商賜可與言詩者以此。若夫音扶。玩心於章句之末。則其爲詩也固而已矣。新安倪氏曰。孟子云。固哉高叟之爲詩也。爲猶云講治。固謂執滯不通。所謂起予則亦

體與夫人必仁而後能爲禮即此便可見仁之爲先禮之爲後若克己復禮之禮則與此章禮字專指儀文者不同未可據以立論蓋楊氏之說明翻此章之案而困勉錄稱其所論最精是深一層不解其故

份按此章只是慨一代之禮已泯滅無傳或謂夫子不是空空寄慨分明欲當事培植二氏子孫收文錄獻以待後人或謂子欲徵禮二代正欲考周家監古之精意恐皆無此意夫文獻既已無徵矣當此時而乃欲培植收錄之不亦晚乎且周室衰微所謂當事者指何人也夫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則周家監古之精意聖人久已熟悉

相長上聲之義也新安倪氏曰學記曰教學相長也謂教者與學者交相長益〇南軒張氏曰繪事後素者謂質爲之先而文在後也子夏於此知禮文之爲後可謂能默會之於語言之外矣故夫子有起予之言子夏在聖門文學之科而其所得蓋如此可謂知本矣

〇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史記杞世家東樓公者夏后禹之苗裔也杞國名東樓公謚號也又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長子而紂之庶兄也微子名啓今云開者避漢景帝諱也徵知陵反證也文典籍也獻賢也言二代之禮我能言之而二國不足取以爲證以其文獻不足故也文獻若足則吾能取之以證吾言矣朱子曰孔子言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吾得坤乾焉說者謂夏時爲夏小正坤乾爲歸藏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發明處歸藏之書今無傳〇問孔子能言夏殷之禮而無其證是時文獻不足孔子何從知得曰聖人自是生知聰明無所不通然亦是當時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孔子廣詢博問所以知得杞國最小所以文獻不足〇問夏殷之禮杞宋固不足徵然使聖人得時得位有所制作雖無所徵而可以義起者亦必將有以處之曰夏殷之禮夫子固嘗講之但杞宋衰微無所考以證吾言矣若得時有作當以義起者固必有以處之〇潛室陳氏曰三綱五常固不待取證若其制度文爲隨時損益者何限既無文獻可證雖聖人不能意料臆說也〇雙峯饒氏曰杞宋二國文獻雖皆不足然以杞較宋宋去殷近尤有存者杞去夏遠且不能自振想見尤甚所以孔子又言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有宋

之矣又何待徵禮於二代以考之耶饒雙峯說孔子所以能言之故謂周監二代聖人以周推二代而知之其論勝此遠矣或又謂聖人欲以二代之禮挽文勝之弊夫使聖人果欲挽文勝之弊何不直取周禮示之而與之共從先進而乃致惜於二代之無徵耶其論可謂迂矣

份按陳氏此條極精蒙引亦主其說語類謂這所謂禮也只是說三綱五常恐記錄有誤〇又按楊慈湖謂杞宋文獻既皆無徵孔子何所考而能知夏商之禮又何所據而

能言蓋禮也者父以此慈子以此孝君以此尊臣以此卑兄弟以此篤夫婦以此和豈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唯孔子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文獻可證庸衆必疑不信此亦以三綱五常說禮字也夫父子君臣兄弟夫婦之倫乃天下達道古今共由聖人何至絕人以不能知而獨自許爲能言可見陳氏之以制度文爲立論之的當而語類所云之必出於記錄之誤也

存焉或問夏殷之後其文獻既皆不足不知孔子於何考訂而能言之曰殘編斷簡當時豈無存者聖人聰明睿知得其一二則可觸類以知其餘況周之禮實監二代而損益之則周之文亦可推之以知夏殷忠質之變但無徵不信不信則民不從故聖人雖能言之而終不敢筆之於書以示後世若當時杞宋可證得聖人論著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存以爲百王損益之大法豈不甚妙惜乎杞宋既不足以證二代之禮其後周之文獻亦淪亡於戰國干戈與暴秦坑焚之餘三代禮樂之教影滅無復遺響於後世可歎也已○胡氏曰文獻不足非全不可考特有闕耳○雲峰胡氏曰夫子既能言之猶曰無徵不信其謹重如此此凡三見禮運以爲之杞得夏時之宋得坤乾中庸則以爲杞不足徵有宋存焉合而觀之蓋雖得夏時坤乾之文雖於宋略有存焉者然其爲文獻要皆缺略而不完也故夫子論之通考詹氏道傳曰東樓公武王封之杞微子武王封之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父爲孔子七世祖得商頌

份按或謂若專主譏僭禘說則豈必待既灌而後不欲觀愚謂集註失禮之中又失禮句已明言其故矣蒙引謂誠意懈怠魯君臣凡祭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爲言則以失禮之中又失禮之故也其論最精

十二篇於周之太師至夫子刪詩時僅存五篇可見典籍不足徵矣左傳二十七年杞桓公朝用夷禮故經書子以貶之又可見賢者之不足徵附蒙引足則吾能徵之矣意若曰使文獻若足則我能取之爲徵而二代之禮不至於遂泯滅無傳矣深惜其遂泯滅○存疑聖人志在述二代之禮與周禮並傳以示來世而文獻不足徵此志不遂故發此歎也○問夫子若得位而文獻不足徵如斯而已乎曰夫子若得位自有一番制作觀答顔淵問爲邦可見然文獻不足徵終是有遺恨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禘大計反

趙伯循曰伯循名匡唐河東人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王者

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諸侯亦有始祖廟王者又推始祖之所自出之帝以祀之蓋帝者又得姓受命之始也世數既遠不可以立廟則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凡廟各有主皆居室中東面之位而獨尊禘則於始祖廟中特設所自出之主於東面而始祖之主退居南面以配之也 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事見禮記明堂位及祭統篇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失之於僭違不王不禘之法矣通考東陽許氏曰成王命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說見明堂位故魯推周公所自出之帝而祭文王於太廟以周公配之通鑑外紀謂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王使史角往魯公止之路史謂惠公之止之是周不與之矣不與而魯用郊自用之也然則魯之郊廟皆後世之僭而附會為明堂位之說歟不然孔子何以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紆勿反丑亮反之酒灌地以降神也朱子曰鬱鬯者禮家以為釀秬為酒煮鬱金香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慶源輔氏曰周之祭祀先以鬱鬯灌地求神於陰既奠然後取血膋實之於蕭以燔之以求神於陽也 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居隘反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僭禘元已失禮既灌懈怠為又失禮 故發此歎也慶源輔氏曰僭祭之罪雖大而其來已久且國惡當諱懈怠之失雖小然却是當時主祭者切己之實病不可不有以箴之附蒙引既灌而往寖以懈怠魯之君臣凡也皆然不獨禘也而夫子獨以禘為言豈非以失禮之中又失禮故耶

○謝氏曰夫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也我欲觀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由二王壞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新安陳氏曰魯在春秋時爲諸侯望國周之典禮儒書在焉）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上並禮運文）考之杞宋已如彼考之當今（魯事）又如此孔子所以深歎也（問禘之說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　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卽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王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

翼註曰知其說一句若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則凡祭鬼皆然不獨禘也要切知禘之說裕於治處蓋七廟祖禰猶曰吾所逮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始祖所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以遠之又遠如是者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相聯而聚吾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體皆可以精神聯而皆可以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也○呂晚村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歎周公之衰其

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卽周公之所出故也○慶源輔氏曰謝氏蓋併前章通論之此二章及下章或夫子一時之言或記者以類次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於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去聲）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說則禮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

非伯禽事可信蓋說出明堂位先儒已辨其誣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是千古定案但魯之郊禘見於經者歷然難解直斷以爲魯之後人僭禮而姑託之成王尤夫子所難言以此看明堂位之誇大與春秋之義例皆合矣若辨駁祀祭考雖極精核是爲夫子補出可知說也若竟杲行不知則所云知說示斯者又何謂只在禘與天下交關原頭說來闊遠到合題處仍是不知方得委曲神脉又曰不王不禘之法又魯所當諱是此節緊要關目但不宜於夫子口中透露

於此豈眞有所不知也哉

延平李氏曰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以其難言故春秋皆因郊禘事中之失而書譏魯自在其中今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則是顚倒失禮於灌而求神以至於終皆不足觀蓋歎之也對或人之問又曰不知則夫子之深意可知矣既曰不知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則非不知也只是難言爾原幽明之故知鬼神之情狀則燭理深矣於天下也何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己身未相遼絶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况其他此尚感得何况其他○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祖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時則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若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日齋必見其所祭者故郊焉則天神格廟焉則人鬼享此可謂至微而難通者若能如此到得治天下以上感下以一人感萬民亦初無難者○問魯之郊禘自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不是了後世子孫合如何而改曰時王之命如何敢改曰恐不可自改則當請命於天王而改之否曰是○黄氏曰根於天理之自然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謂之孝眞實無妄謂之誠主一無適謂之敬仁孝誠敬凡祭皆然交於神明者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

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莫能知之行之也其爲說
精微深遠豈或人所能知況又魯所當諱乎以報本
追遠之深而盡仁孝誠敬之至卽此心而充之事物
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哉○西山眞氏
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我之有此身出於父母也
父母又出於祖祖又出乎始祖始祖又出於厥初得
姓受氏之祖雖年代悠遠如自根而幹自幹而枝其
本則一而已矣故必推始祖之所自出而祭之則報
本反始之義無不盡矣若非仁孝誠敬之極至豈能
知此禮而行之乎蓋凡人於世之近者則意氣精神
未散或嘗逮事而記其聲容必起哀敬之心而不敢
忽若世之遠者相去已久精神之存與否不可得而
知又素不識其聲容則有易忽之意故禘禮非極其
仁孝極其誠敬者不能知其禮不能行其事苟能知
此理矣則其他事物之理又何難知之有苟能感格
矣則推而格天地者此誠而已推而感之其他則亦
此誠而已故曰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於治天下何難
哉○厚齋馮氏曰中庸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夫子嘗爲郊社禘嘗發此語
至此復指其掌以示或人也○雲峯胡氏曰於禘而
洞幽明之理者理當無所不明矣於禘而極感格之
誠者誠當無所不格矣始曰仁孝誠敬之至末獨曰
誠仁孝敬皆不可不誠而誠之至者仁孝敬當無不
至也○通考朱氏公遷曰夫子謂不知者諱之也謂不
欲觀者歎之也爲父母之國而諱之爲先王之禮而
歎之皆所以正名分爲世道計也附語錄尋常祭祀
猶有捉摸到禘時則甚渺茫蓋推始祖之所自出者
而祭之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其所禘者無廟無
主便見得聖人追遠報本之意無有窮已若非誠敬
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此聖人所
以難言也○問知禘之說天下不難治此只是說聖
人窮盡物理而無一念之不實雖至幽至遠之神猶
能感格則治天下自是明且易否曰此是說禘與他
祭不同當看那禘字義○蒙引夫子告或人以不知
禘之說者其意有二一則以或人不能知此而辭之
也一則以魯國不當有此而諱之也○知禘之說雖

份按集註先言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與此。似此就誠無不格一邊說。後知以理無不明並與。向頗疑其說。今觀蒙存所云。皆將誠無不格意融會在知其說中。乃知理明誠格本自一串說。語類云若非誠敬之至何以及此。故知禘之說則誠無不格。亦是以知其說爲理明而以誠格意串入其中也。

以知言。然非仁孝誠敬之至者不足以知此。則其誠之可以無所不格者。亦在其中矣。蓋仁孝誠敬固是有行了。○制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推不到此。行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盡不得此。講禮者。非仁孝誠敬之至。曉不得此。集註不足以與此。蓋指講禮者言。○存疑知其說。是仁孝誠敬極其至。既知得便行得。這知不比尋常知。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新安陳氏曰。以下句祭神見上單一祭字爲祭先祖也。愚謂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朱子曰。孔子祭先祖。孝心純篤。雖死者已遠。因時追思。若聲容可接。得竭盡孝心以祀之。祭外神。如山川社稷五祀之類。與山林溪谷之神能興雲雨者。此孔子在官時

份按氣之既散者雖不可復聚。然子孫之於祖考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illegible]。朱子木之氣傳於實之喻最爲精確。蒙引乃謂祭祀之儀不過仁人孝子報本之心。非眞祖考來格。謬矣。

也。盡其誠敬。儼然如神明之來格。得以與之接也。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而如在之誠則一。○問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也。氣聚在此則理具於此。今氣已散而無矣。則理於何而寓邪。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氣流傳於我而未嘗已也。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吾能盡誠敬以祭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晰而不可掩。此其血脈之較然可覩者也。曰人之氣傳於子孫。如木之氣傳於實。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從實事上推之。自見意味。○問先生答廖子晦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故上蔡言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便絕無了。如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如太公封於齊。便祭爽鳩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惟繼

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使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逼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而亦兼以理言之上古聖賢則專以理言曰有是理必有是氣問上古聖賢所爲氣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畢竟是自家精神曰祖考亦只是這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這心便與天地相通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這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禮儀不成是無此氣姑漫爲之○問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問非所當祭而祭則爲無是理矣若有是誠心還亦有神否曰神之有無也不可必然此處是以當祭者而言若非所當祭底便待有誠意然這箇都已錯了

附蒙引此章重在前條下文是記其所嘗言者而如在之誠亦可見○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父母亦在其中如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不言后土者省文耳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與去聲

又記孔子之言以明之言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他人攝之慶源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范氏曰君子之祭七日戒三日齊 莊皆反 必見所祭者誠之至也 記坊記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注云承猶事也又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

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祭之日入室僾音愛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音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音慨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是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皆由己以致之也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可不謹乎

朱子曰誠者實也有誠則凡事都有無誠則凡事都無如祭有誠意則幽明便交無誠意便都不相接○神明不可見惟心盡其誠敬專一在於所祭之神便見得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則神之有無在此心之誠不誠不必求之恍惚之間也○胡氏曰祭先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先祖之遺也祭神所以感通者吾身即所祭神之主也因其遺因其主而聚其誠意則自然感格所謂有其誠則有其神也○雙峰饒氏曰范氏意是說有此誠時方有此神若無此誠則併此神無了不特說神來格不來格也

吾不與祭如不祭誠爲實禮爲虛也

慶源輔氏曰禮爲虛非言而言耳誠爲實則指如在之誠意言也○新安陳氏曰范氏有其誠之誠專指誠敬之實心言非但指誠實之實理言蓋古禮所祭未有不合實理之神此章本旨主於如在之誠必盡如在之實心斯見所祭之爲實有矣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王孫賈衛大夫媚親順也室西南隅爲奧竈者五祀之一夏所祭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其祀戶孟夏祀竈中央祀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

通考東陽許氏曰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夏陽氣盛熱於外祀於竈從熱類也中霤猶中室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故名室爲霤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冬陰盛寒於水祀於行從辟除之類也

份按月令以春祀戶夏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爲五祀而祭法則益以司命泰厲謂爲七祀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禮書云周官雖天子止五祀儀禮雖士亦五祀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則祭法所云非也但白虎通解五祀則以井易行論者謂井不輕於竈行不唯冬祀井爲是程子亦謂行字廓

也其功幾何井人所重奈何遺其重者然朱子則主月令說且從之可也至所祭之地經無明文鄭氏則謂皆祀於廟蓋尸及中霤則先設席廟室中廟堂之奧竈門行則先設席廟門外門室之奥既各祭於其處乃迎尸於奧而祭之蓋以其奥之或在廟室中或在廟門外也故曰皆祭於廟然鄭氏註周禮宮正又言祭社稷七祀於宮中與前說不合焉貴與謂廟所以奉祖宗不當褻祭他鬼神則所謂奥者不在於廟而在其所居之室矣

五祀之主戸中霤主北向門行主南向竈主西向 凡祭五祀皆先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略如祭宗廟之儀如祀竈則設主於竈陘音刑祭畢而更設饌於奧以迎尸也

朱子曰陘是竈門外平正可頓柴處陘非可做好安排故又祭於奧以成禮五祀皆然問五祀皆有尸以誰爲之曰今無可考但墓祭以冢人爲尸以此推之祀竈之尸恐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閽人之類祀山川則虞衡之類儀禮周公祭泰山召公爲尸○問主與尸其別如何既設主祭於其所又迎尸祭於其奧本是一神以奧爲尊以主爲卑何也曰不是尊奧而卑主但祭五祀皆設主於其處則隨四時更易皆迎尸於奧則四時皆然而其尊有常處耳○雙峰饒氏曰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於奧尊之也祭於其所近於褻止祭於奧又非神所栖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故時俗之

語因以奧有常尊而非祭之主竈雖卑賤而當時用事

新安陳氏曰奧乃一室中最尊處五祀皆迎尸於奧雖有常尊然戸竈之類乃祭之主而奧非祭之主也以奧之尊見竈爲卑賤夏屬火竈以火爨夏祭主之當夏之時用夏之事

喩自結於君不如阿附權臣也賈衛之權臣故以此諷孔子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天卽理也其尊無對非奧竈之可比也逆理則獲罪於天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

朱子曰獲罪於天只是論理之當否不是論禍福問獲罪於蒼蒼之天抑獲罪於此理曰天之所以爲天者理而已天非有此道理不能

份按蒙引此條雖與朱子不論禍福之說不合然卻自有理

爲天故蒼蒼者卽此道理之天○慶源輔氏曰凡物
必有對惟天則無所不包惟理則無所不在故尊而
無對○吳氏曰天雖積氣理寓氣中逆理則得罪於
天而禍及之矣○新安陳氏曰天卽理也一句是照
昭之天合人心之天言之理原於天而具於人心逆
理則自欺此心之天是卽欺在天之天而獲罪非自
外至矣附蒙引獲罪之罪明以禍罰言若
謂逆理便是禍害反不足以折姦雄之膽
言但當順理非特不當媚竈亦不可媚於奧也朱子曰緊要是
媚字不好○雲
峯胡氏曰纔說媚字便已
非理非理則獲罪於天矣○**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
不迫使王孫賈而知此意不爲無益使其不知亦非
所以取禍朱子曰王孫賈庸俗之人見孔子在衞將
謂有求仕之意欲孔子附己故有媚奧與
媚竈之言彼亦雖聞有孔子之聖但其氣習卑陋自
謂有權可以引援得孔子也子曰不然者謂媚奧與

份按夫子開口曰不然便是直斥言媚奧竈之非矣安得謂渾然圭角不露乎蓋此章與陽貨欲見孔子章不同彼陽貨者之欲見孔子計雖狡猾然曰仁曰知云云猶不至違悖於理故夫子只以婉詞答之若賈之言則逆理甚矣此夫子所以不得不直斥其非也集註云言但當順理非

媚竈皆非也天下只有一箇正當道理循理而行便
是天若稍違戾於理便是得罪於天更無所禱告而
得免其罪也猶言違道以干進乃是得罪於至尊至
大者可畏之甚豈媚時君與媚權臣所得而免乎此
是遜辭以拒王孫賈亦使之得聞天下有正理也○
南軒張氏曰夫子謂苟獲罪於天則媚奧媚竈皆何
所益蓋胸中所存一有不直則爲獲罪於天矣夫欲
求媚是不直之甚者也斯言卽禱祠而論之而所以
答其意者亦無不盡矣○西山眞氏曰聖人道大德
宏如天地故其發言渾渾乎如元氣之運不曰媚奧
竈之非但言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亦如對陽貨但言
吾將仕矣其言渾然圭角不露旣非阿徇又不違忤
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常人之於權貴非迎逢苟悅
則必激觸使怒雖直言激觸者不失其正然比之聖
人氣象猶未免陷於一偏然此非勉强可及苟欲師
慕其萬一惟敬以存養使心平氣和則庶乎其可近
爾程子謂讀論語者要識聖賢氣象如此章之類優
游玩味則其氣象可見矣又曰使王孫賈知此意則

特不當媚竈而亦不可媚奧蓋朱子固謂夫子之斥言媚字之爲非矣眞氏何爲而有此模稜之說哉

呂晩村曰此節周字專講周之禮非泛論周家治尚也近人云政云法皆觸矣其疎一郁郁乎文哉五字總形容周禮之美提出文字重講其疎二中庸從周因非天子不議禮而言故重不倍義此緊接郁郁句來極其歎美無處着不倍之意其疎三○份按呂晩村謂文字非忠質文之文愚玩註郁郁文盛貌句似卽

必惕然自省平日所爲咈理得罪於天者已多是乃開其悔悟之機也如不知此意亦不至觸之以招禍○王孫賈衛之權臣觀聖人獲罪於天之語則其徼之深矣然他日稱衛靈公之不喪則以其國有人之故而王孫賈治軍旅亦與焉蓋其人雖不善至於治兵則其所長此又憎而知其善之意聖人之心至公如天地此其一事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郁於六反

監視也二代夏商也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郁郁文盛貌○尹氏曰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美其文而從之 問周監二代之制而損益之其文大備亦文乎然亦少有不從處如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是也朱子曰周之文固可從而聖人不得其位無制作之

指忠質文之文而言蓋此章聖人極贊周禮之盡善而以郁郁之文美之乃是論周之禮不是論周之尚文然所謂文者不過卽此文焉而已尚文之文固卽於禮制上見之也蘇子由著論謂夏商未嘗尚忠尚質然其引郁郁文哉句未嘗不卽指爲尚文之文也○又按文字要卽尚文之文非別有所謂虛字活字之文然而忠質文之異尚愚每疑於其說而以子由所論爲允子由謂自古天下無日不趨於文夏商之時皆自謂文於前世而不知後人更以爲質又謂夏商求周之文而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朱子云禮初頭只是儉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

時亦不得不從也使夫子而得邦家則將損益四代以爲百王不易之法不專於從周矣○聖人固當從時王之禮周禮之盛又非有不可從設使夫子得位有作意其從二代者不能多於從周也蓋法令旣詳豈可更略略則姦宄愈滋矣○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顏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然中庸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若答爲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南軒張氏曰禮至周盛且備不可有加故夫子欲從周使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其間損益之宜如夏時殷輅韶舞則有之矣○慶源輔氏曰先王之制與氣數相爲始終而前後相爲損益固非一人一日之所能致也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則以氣數至此極盛而前後相承互爲損益至此始集其大成也夫子美其文而從之豈苟云乎哉○新安陳氏曰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人文漸著不得不然者況武王周公制作之初參酌損益良不苟矣夫子得不從之蓋從周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質之文也通考程氏復心曰

奢而言。蓋追說耳。蘇氏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爲質。蓋亦深取其說。故古史餘論雖槪加掊擊。而語類中解禮始於儉戚。仍引其說以爲證也。○蘇子謂自古天下日趨於文。夏商皆自謂文於前世可也。謂周之衰非文極而弊不可也。蘇子固謂至周而王道之盛。文理已極於此。夫文旣已極矣。而復日趨於此而不已則過乎文矣。以仁義之爲本心之德也。而過乎仁過乎義者不可以制行。豈過乎文而可以爲禮哉。是則蘇子持論之不能無失也。然則患其文極而弊。而以忠質救之何如。曰。彼夏商之時。蓋將求周之文而未至。而非有所謂忠與質之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夫子不得不從也。其亦與時宜之。唐虞官百。夏商官倍。周三百焉。周盛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周富矣。燔黍捭豚。汙尊抔飲。必其時可也。陳其犧牲。備其鼎俎。以至玄酒在室。醴酒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不用於此時。不文矣。蕢桴土鼓者。亦必以其時可也。琴瑟管磬不用於此時。不文矣。此周監於二代所以郁郁乎其文也。此夫子所以欲從周也。附蒙引。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此禮字指制度文爲言。所損益者也。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大音泰。鄹側留反

大廟。魯周公廟。公羊傳文公十三年。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大廟於魯。封魯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拜謂周公及其子伯

名。及周之興而王道之盛。其文乃大備焉。必如此而後得乎人心之安。合乎事所當然。蘇子之論固備言之矣。然則當周之衰而有聖人者作。不過去其末流之弊而復遵文武成康之舊耳。夫子明言吾從周。以示周之當從。卽夏時殷輅。稍有變革而憲章之大體固一定而不可易。南軒所謂夫子居制作之位。大體則從周是也。烏有盡舉其文而反之以之乎所謂忠與質者哉。故蘇子之論愚終有取焉耳。○晩村謂此是專講周禮不得泛云政云法。固是。愚更謂君將政與法收入禮字中。卽云政云法皆切禮字矣。觀乎周之六典而統名以周禮可見。

禽始受封時拜於文王廟也。此蓋孔子始仕之時。入而助祭也。朱子曰。觀或稱鄹人之子。知其爲少賤之時。鄹。魯邑名。孔子父叔梁紇。下沒反嘗爲其邑大夫。朱子曰。呼鄹人之子。是與孔子之父相識者。孔子自少去聲以知禮聞。故或人因此而譏之。孔子言是禮者。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朱子曰。是禮也。謂卽此便是禮也。○尹氏曰。禮者。敬而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其爲敬莫大於此。謂之不知禮者。豈足以知孔子哉。朱子曰。入大廟每事問。知底更審問。方見聖人不自足處。孰事不可不問。固然然亦須知聖人平日於禮固已無不知。而臨事敬愼又如此也。又曰。平日講學。但聞其名而未識其器物。未見其事實。故臨事不得不問耳。○問每事問。尹氏謂雖知亦

份按呂晩村謂非二代那邇下來周不能自成其文非周先王亦不能監二代以成文一就天地氣數之盛言一就聖人損益之精言兩路說來最爲完備新安陳氏原是兼說呂氏所云固得其旨也輔氏專主氣數之盛不免失之於偏大全辨謂若揷入氣數極盛一句便似氣數不極盛雖有聖人損益補救亦無如之何便全抹倒氣數一邊將以矯輔氏之偏而亦同歸於偏矣夫禹湯之聖豈減於文武周公然夏商之禮不及周禮之郁郁者只坐氣數未盛耳以是知必兩路夾說之爲完備也

呂晩村曰言每事詳愼正是禮當如此我亦行禮云耳乃

問敬愼之至問者所未知也問所知焉似於未誠尹氏之說聖人之心恐不如是曰以石慶數馬與張湯陽驚事相對觀之可見雖知亦問自有誠僞之別兼或人謂夫子爲鄹人之子則亦夫子始仕初入大廟時事雖平日知其說然未必身親行之而識其物也故問以審之理當如此必不每入而每問也然大綱節目與其變異處亦須問也○南軒張氏曰禮以敬爲主宗廟之事嚴矣其大體聖人固無不知也至於有司之事則容亦有所不知者焉知與不知皆從而問敬其事也或以爲不知禮聖人告之以是禮也所以明禮意之所存也○覺軒蔡氏曰聖人聰明睿知固無不知然亦但知其理而已若夫制度器數之末掌之有司容亦有所不知者至若器物節文已經講論及今方見之亦須問然後審也○吳氏曰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如文九年許人是也傳稱新築人仲叔于奚亦此例之子少賤稱春秋仍叔之子左傳曰弱他章賊夫人之子皆謂爻之子也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使二子學禮于夫子齊黎彌

新明禮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禮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禮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辨明處仍是稟承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見聖人無時不是禮若一夾入知字語氣便揚詡迥失聖人意象矣

困勉錄曰此章是歎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變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於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然禮射武射在亂世亦可並用武王散軍郊射之前亦未必純用貫革則譏變古之意亦自切當也又曰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夫子時亦不是廢禮射不用

曰孔某知禮而無勇則夫子以知禮聞可知矣○陳氏曰此章須於敬謹之至處玩聖人氣象○厚齋馮氏曰或者輒稱聖人以鄹人之子而且以不知禮爲譏自常人處之其辭必厲否則置之不足以辨今語定氣和如酬答之常初不較其言之遜傲也夫子之德量宏哉○新安陳氏曰於此略無不平之詞尤可以觀聖人氣象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爲去聲

射不主皮鄉射禮文爲力不同科孔子解禮之意如此也皮革也布侯而棲革於其中以爲的所謂鵠音谷也○新安倪氏曰侯以布鵠以革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蓋方制其皮以爲鵠鵠小鳥而難中以中之爲儁故謂的爲鵠○通考仁山金氏曰侯本侯射的之埰謂侯人射中也從侯

只是雖禮射亦主皮○份按呂晩村講此章正意專在周衰禮廢列國兵爭故夫子歎之其說良是但謂不同科句只是帶說此却似看得太輕蓋力不同科句乃發明所以古者不主皮之故以見古道之不可變何謂帶說乎晩村謂若貪在不同科上生發議論便使感歎正意索然愚謂以人力强弱之不同而必强之使皆貫革則懷古正今之意感歎愈深若舍却不同科意泛就今古致慨未免落空○按大射用皮侯賓射用采侯燕射用獸侯凡侯皆以布爲之而皮侯者以皮爲其中之鵠又以皮飾侯之側也王之皮侯則虎侯熊侯豹侯也畿內諸侯則熊侯豹侯也大

從矢象形鵠卽告字謂告人以所當中之處也取射禽獸之義故加鳥○東陽許氏曰天子三侯虎熊豹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豻凡侯皆以布爲之形必方大射之侯外一分以其名之皮飾之虎侯用虎皮熊侯用熊皮其中三分之一又用其皮綴於中爲的故曰棲皮爲鵠賓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則用彩色畫謂之正天子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綠燕射之侯外亦用皮飾其中三分之一天子則白質而畫其獸頭諸侯丹質大夫士則止就布上畫之故曰畫布爲正今集註凡言畫布爲正是以賓射燕射之侯言棲皮爲鵠是以大射之侯言

科等也古者射以觀德禮記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但主於中**去聲下同**而不主於貫革蓋以人之力有强弱不同等也記曰**樂記篇**武王克商散軍郊射而貫革之射息正謂此也**樂記註散軍則不廢農事郊射則不忘武備射宮在郊故曰郊射貫革者射穿甲革所以主皮也**周衰禮廢列國兵爭復尚貫革故孔子歎之○楊氏曰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强**上聲**而至聖人言古之道所以正今之失**

朱子曰夫子亦非是惡貫革之射但是當時皆習於此故言古人之道耳如古人亦只是禮射不主皮若武射依舊要貫革若不貫革何益○先王設射謂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豈不願射得深中如不失其馳舍矢如破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之類皆是要得透豈固以不主皮爲貴而但欲略中而已蓋鄉射之時是習禮容若以貫革爲貴則失所以習禮之意故謂若有人體直心正持弓矢又審固若射不貫革其禮容自可取豈可必責其貫革哉此所以謂爲力不同科也射之本意也是要得貫革只是大射之禮本於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底人只要內志正外體直取其中不專取其力耳○問古人射要如何用曰

夫則麋侯也畿外諸侯則大侯參侯干侯也大侯卽熊侯參侯豹鵠而熊飾干侯者豻侯也皆施之大射者也射人云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大夫一侯二正士豻侯二正此賓射之采侯也正也者當侯之中畫采於布也王具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外玄曰五正諸侯則去玄黃曰三正大夫則中朱外綠曰二正鄭氏謂王三侯兼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侯諸侯二侯兼有三正二正之侯是與王五正諸侯三正之經文戾矣鄭又謂采侯之側獨士飾以豻皮大夫以上皆畫雲氣爲飾夫均之采侯而士何獨不同也禮書謂采侯之側當如皮侯亦各以皮爲飾旣足明王三

侯諸侯二侯之別又與士無
異同之謂棊皮侯側中皆皮
采侯則側皮而中采理或然
也采侯數與皮侯同而燕射
之獸侯則貴賤皆一侯鄉射
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
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
士布侯畫以鹿豕此獸侯也
謂各畫其獸頭于侯之中以
象正鵠也天子諸侯以白土
赤土塗其布爲質大夫士直
圖之布而不塗其侯之側則
畫以雲氣盖側與中皆不用
皮也許東陽謂獸侯亦用皮
飾誤矣大夫射賓射燕射皆
禮射也鄉射亦設賓主禮與
賓射同則亦賓射也故不別
言也大射則於郊之射宮天
子諸侯賓射則於朝而燕射
則於寢大射者將祭而擇助

其初也只是脩武備聖人文之以禮樂○勉齋黃氏
曰不主皮未嘗以貫革爲非也但取其中而貫與不
貫不論耳雖矢不沒而墜地不害其爲中也若主貫
革則唯有力者得射世之能射者寡矣不主貫革則
人皆可射也○慶源輔氏曰時平則射以觀德世亂
則射主貫革二者固各有所宜然貫革之射可暫而
不可常武王之事是也○新安陳氏曰儀禮鄉射禮
曰禮射不主皮鄭氏註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
燕射是也夫子引儀禮之文去上一禮字若讀全句
而味之意自明白盖有禮射有武射治世行禮射兵
爭則尚武射此言古之道也與古者言古者
之不出皆是言古者以見今之不古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去起呂反告古篤反餼許氣反

告朔之禮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
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

祭之臣也士無臣可擇故已
無大射惟得與君之大射也
庶人無禮射特主皮之射而
已主皮者庶人之射君子弗
尚也○獸侯所畫之獸與皮
侯之獸不同東陽但言燕射
中畫獸頭而不言何獸亦疎
○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
詢衆庶三曰主皮夫一曰以
下卽禮射禮之五物也主皮
固在其中矣夫鄉射禮文明
言禮射不主皮爲聖人所取
而周禮乃以主皮爲鄉射禮
何也

而行之餼生牲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而有司猶供
此羊故子貢欲去之 胡氏曰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左氏傳文公十六年疏云天
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之藏於祖廟每月之朔以特
牲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竊意此周家
所以一侯國而侯國所以奉王命之常禮也餼卽特
牲也必於祖廟者示不敢專且重其事也魯自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朔至十六年四不視朔左氏傳疏云
此後有不告朔者亦不復書其譏也明以後不復譏
也然則定哀之時遂以不告朔爲常故子貢以有司
所供之羊爲徒費而欲去之夫子遂責之也大抵處
事之際有利害有是非主於利害則見物而不見理
主於是非則見理而不見物子貢之說豈初年貨殖
之心猶未脫去歟通考仁山金氏曰告本取牛口之
牿下之告上則曰告如牛口加牿有謹止之義若上
告下則假借去聲○東陽許氏曰朔之爲言蘇也謂
月之魄已滿則皆盡至晦日而死月之一日明乃復

佾按左字下有傳字當添入

王宇泰曰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爲羊在夫子見以爲禮以羊爲羊是禮在羊之外而禮亡以羊爲禮是禮在羊之中而禮存○困勉錄曰集註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而可復焉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禮而禮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兩意原並用而大全南軒張氏及存疑單主因羊復禮一邊此等處則皆前人不及後人不可不知若時說單主存羊即存禮一邊則又偏矣

生是死而復蘇也○玉藻天子玄冕聽朔於南門諸侯皮弁聽朔於太廟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武左疏特羊告廟謂之告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視朔者聽治此月之政亦謂之聽朔此章是魯事故集註止言諸侯之禮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愛猶惜也子貢蓋惜其無實而妄費然禮雖廢羊存猶得以識之識音志記也記其爲告朔羊也而可復焉若并去其羊則此禮遂亡矣孔子所以惜之○楊氏曰告朔諸侯所以稟命於君親禮之大者新安陳氏曰朔受之天子藏之祖廟一一行禮而尊君尊祖之大節得焉魯不視朔矣然羊存則告朔之名未泯

湯霍林曰禮自有箇準則盡則止於禮之中諂則出乎禮之外○袁了凡曰當時不是誣君子爲諂他心裏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泯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

而其實因可舉此夫子所以惜之也朱子曰愛禮存羊須見得聖人意思大常人只屑屑惜小費聖人之心所惜者禮所存者大也○南軒張氏曰夫子之意以爲禮雖廢而羊存庶幾後之人猶有能因羊以求禮者是則羊雖虛器固禮之所寓也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勉齋黃氏曰當時諸侯雖不告朔而羊尚在是禮之大體雖亡而猶有一節存也有一節則因此一節以復其大體若去羊則是併此一節之禮去之矣○厚齋馮氏曰是時諸侯固自紀元而天子所存者僅正朔此禮蓋甚重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黃氏曰黃氏名祖舜字繼道三山人孔子於事君之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爾時人不能及以爲諂故孔子言之

呂晚村曰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只緣三代以後君臣都忘却天字君以爲惟我之所欲爲臣以爲生殺刑賞爲君所

以明禮之當然也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衆而從禮宜時人以爲諂也○程子曰聖人事君盡禮當時以爲諂若他人言之必曰我事君盡禮小人以爲諂而孔子之言止於如此聖人道大德宏此亦可見胡氏曰聖人事君盡禮非自賢以駭俗內交以媚君也亦曰畏天命畏大人而已矣○趙氏曰聖人必至禮而止故曰盡豈於禮之外又有加益哉當時君弱臣强事上簡慢反以爲諂○新安陳氏曰按黃氏就盡字上深味之程子就人字上深味之於此見得聖人意思氣象可爲味聖言之法附蒙引一說事君盡禮不可露出我字自有程子說在難犯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制不得不然於是尊君卑臣相去懸絕故其治也以威力相攝及其不能攝也則禍亂隨之直弄成一箇私心自利世界與天字隔絕君不知禮之出於天臣不知忠之本於性性天命也天即理也性即理也故朱子於各欲自盡上又加理之當然四字若不識此四字便講煞各欲自盡只成本心之學自以爲盡而實多未盡在如良知家言也只坐不知天也又曰君臣之所由來從天降下民起義故君求臣事君者天也知天則忠字直從天命之性來不忠則逆天自有所不能已者非駕馭術數之所能取也他人枉作許多血性赤心格言都在心上起論君講心則人心

定公魯君名宋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此兩平言之正意也○呂氏曰使臣不患其不忠患禮之不至事君不患其無禮患忠之不足此交互言之不責人而責己各盡所當然所以足上正意也尹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新安陳氏曰尹氏加一則字以此章爲定公言警君之意也若爲臣言則君雖不以禮臣豈可以不忠○朱子曰爲君當知爲君之道不可不使臣以禮爲臣當盡爲臣之道不可不事君以忠君臣上下兩盡其道天下其有不治者哉乃知聖人之言本末兩盡○問忠只是實心人倫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上說忠曰父子兄弟夫婦人皆自知愛敬君臣以義合人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厚齋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分

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强惟有禮可以使之定哀以吳越謀伐則非禮矣徒激其變無益也大抵聖人之言中立不倚異時答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讎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諭其臣責善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以有辨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如鹿鳴之詩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以是觀之君不以禮則臣雖欲忠不可得也然臣子之分到當盡忠處却自不可不盡此又言外之意〔附〕蒙引忠信而待之誠重祿而養之厚接見之間則禮貌必隆委任之際則事權必重遣戍之時則或送其往或勞其來此皆使之以禮處○臣事君以忠者敬其事而後其食知有國不知其身平時則恪恭厥職而必盡其心有難則鞠躬盡瘁而不屈其節此皆事君以忠之事○〔存疑〕夫子嘗曰事君盡禮此曰使臣以禮此自其所不足者言也臣事君以忠亦然馮氏謂以尊

不同願忠不願忠盡忠不盡忠憑人異志惟本夫來則絲毫闕欠走避不得耳○份按朱子跋宋君忠嘉集云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予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難履鋒鏑蹈危難瀕九死不悔至於棄妻子去鄉易姓名以逃禍亂窮困既已極矣而猶不能忘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强爲之哉於此觀之則君臣之義如吾

臨卑易以簡以下事上易以欺說得好下之事上職業若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我未能盡待徐徐爲之又恐取責於上往往多苟且含糊欺謾將去故曰易以欺臨下易以簡尤明白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音洛

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也淫者樂之過而失其正者也傷者哀之過而害於和者也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正也〔朱子〕

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愚謂朱子此論眞能勘破事君所以當忠之故今如晩村所云殆可謂能得朱子之旨者也

說統曰按關雎是文王宮人所作哀樂俱是宮人哀樂不是文王哀樂也不淫在宜其有三字上見不傷在不能無三字上見蔡虛齋曰關雎所詠本疑淫與傷也但以施於文王之與后妃而得爲不淫不傷耳要重在后妃之德上秦他石曰唯聖主有肅雍之令範故閨門有哀樂之正情○困勉錄曰詩樂註自兼說此章重在哀樂不重在詩樂也○份按哀樂專主宮人乃

是正解困勉錄謂即宮人之哀樂可想見文王之哀樂豈有宮人如此而文王則漠然不動者乎說來亦似有理愚觀關雎朱傳首擧后妃性情之正爲言夫本言作詩者之性情今乃從后妃性情之正說來則文王性情之正又不待言矣蓋惟文王后妃性情之得其正宮中之人身被其化故性情亦各得其正而形於詠歌如此朱子所謂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肺腸一時換了云云是也

曰此詩看來是宮中人作所以形容到寤寐反側外人做不到此樂止於琴瑟鍾鼓是不淫也若流湎淫泆則淫矣憂止於展轉反側是不傷也若憂愁哭泣則傷矣此是得性情之正○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詩人情性如此抑詩之詞意如此曰是有那情性方有那詞氣聲音○關雎是樂之卒章故曰關雎之亂亂者樂之卒章也故楚辭有亂曰是也前面須更有但今不可考耳○南軒張氏曰哀樂情之爲也而其理具於性哀而至於傷樂而至於淫是則情之流而性之汨矣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發不踰則性情之正也非養之有素者其能然乎○胡氏曰觀詩之法原其性情玩其辭語審其聲音而已今性情難知聲音不傳惟辭語可玩味爾然因其辭語可以知其性情至於播之長言被之管弦則聲音亦略可見矣○慶源輔氏曰哀樂情也未發則性也由性之正故發乎情亦正○雙峰饒氏曰自他詩觀之言憂者常易至於悲傷如澤陂之詩曰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是也言樂者常易至於淫泆如

溱洧之詩曰洧之外洵訏且樂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是也惟關雎之詩最得性情之正○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思無邪曰使人得其性情之正指凡詩之用而言此則曰有以識性情之正獨指關雎之詩而言蓋樂不淫哀不傷是詩人情性之正也如鄭衛之詩樂過而淫哀過而傷則亦有非性情之正者矣然讀者於此有所懲創則亦可以得其性情之正集註前後可以參看○勉齋黃氏曰先生晚年再改削集註止於此章附語錄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此言作詩之人樂不淫哀不傷也因問此詩是何人作曰恐是宮人作蓋宮人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未得則哀旣得則樂然當哀而哀而亦止於輾轉反側當樂而樂而亦止於鍾鼓琴瑟則哀樂不過其則此其情性之正也○當時人被文王太姒德化之深心膽肝腸一時換了自然不覺形於歌詠如此○蒙引若據詩而言曰樂止於琴瑟鍾鼓憂止於寤寐反側則與下文憂雖深而不害於和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相戾詳味集註之意蓋重在后妃之德上惟后妃

有是德故詩人既得而樂之雖如此其盛宜也豈失其正乎未得而憂之雖如此其深亦宜也何害於和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看來斷是詩人哀樂之得其正也詩第二章所謂寤寐思服輾轉反側者即詩人願得淑女以配君子而思服反側也此既得之後追言其未得之時然也非謂文王求之未得而思服反側也故其傳曰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其內治之功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所謂無以配君子云者在詩人爲順也若夫小註朱子曰依此詩看來是妾媵作所以形容寤寐反側之事外人做不到此此說必是朱子從前未定之說與正傳不合脩書時不當引入於此此條最惑後學今不得不併錄以與讀者商之其第三章曰琴瑟友之鍾鼓樂之者即詩人之喜得淑女以配君子而友之樂之也故傳曰此人此德世不常有幸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故其喜樂尊奉之詞云云則其爲指詩人明甚詩人即宮中人也若謂文王既得而喜樂之猶可爲尊奉之則決

不可○本文哀字當憂字說至集註却全把憂字來換了多少是周旋○存疑憂樂是詩人憂樂詩人宮人也宮人何爲憂樂宮中之得失豈特家道之所由盛衰一國之治亂恆關焉是固宮人之所不能忘情而憂樂係之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孔子弟子名予魯人三代之社不同者古者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爲主也唐孔氏曰夏都安邑宜松商都亳宜柏周都豐鎬宜栗○問以木造主還是以樹爲主朱子曰只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沙隨程氏曰古者以木爲主今也以石爲主非古也通考程氏復心曰夏言

困勉錄曰古人立社自有深意宰我所對只舉所樹之木極沒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亦必舉天下皆如此則沒要緊中又有疎處此上三句中有此二失也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則失之附會矣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又不是此下一句內又有此二失也集註所謂非立社之本意以其沒要緊與疎與附會言之又啓時君殺伐之心則以其附會得又不是言之蓋其

差處尤在此也蒙引存疑似以非立社之本意句專屬上三句以啓時君殺伐句該下一句看來未是又曰非立社之本意原包四件但啓殺伐意尤重故特加一又字抽出言之口氣當云沒要緊而疎而附會已非立社之本意又附會得不是則愈失其本意矣

后言氏殷周言人何也得非禹本揖遜而得天下且承虞氏之後故曰夏后氏殷周本征伐而得天下且襲祖父之封故曰殷人周人也歟舜帝也禹王也言后所以別於帝氏者別其祖之所自分而舜禹皆祖顓頊故舜爲虞氏禹爲夏氏言氏所以別於禹況禹自有天下而都於夏湯武由殷周以有天下固不可例論也○趙氏惪曰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

戰栗恐懼貌宰我又言周所以用栗之意如此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會其說與音余○慶源輔氏曰按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弗用命戮于社蓋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於社也○通考趙氏惪曰魯有二社一曰周社二曰亳社周社者天子大社也亳社者商社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爲亡國之戒故魯有兩社也定公五年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魯之二社亦聚民警戒之地魯自昭公以來政由季氏

說統曰業已就曰成勢不可挽曰遂事已過曰往說謂陳

視凋社之主固已甚愧而相去亳社則其間不能以寸矣哀四年六月亳社災意者哀公之問因亳社之災而有所慮焉則一言之發一語之對豈不有係於社稷之興廢乎是時三家削魯國社幾危宰我不能以是爲說反有妄對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附蒙引有國則有社國存與存國亡與亡若人君不脩德用賢而養民則國亡而不能保其社稷矣愚竊謂宰我之答哀公者宜用此意乃徒以社之主木爲言抑末矣況使民戰栗之說又非所以爲人君之福乎○既曰各樹其土之所宜木爲主則夏后氏以松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松也殷人以柏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柏也周人以栗亦未必舉天下之諸侯社皆以栗也宰我此對甚疎下句尤鑿縱使告以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亦未得立社之本意集註姑且就其言之謬而正之耳未暇深論也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其愆尤。此三語正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也。

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扶又反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尹氏曰。古者各以所宜木名其社。非取義於木也。宰我不知而妄對。故夫子責之。

問宰我所言尙未見於事如何不可救。朱子曰。此只責他易其言。未問其見於事與未見於事。所謂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蓋欲使謹於言耳。○慶源輔氏曰。宰我在言語之科。然觀此戰栗之對。則失於鑿。流於妄者。或不能免。大凡已所未曉之事而妄言以語人。不惟無益而失已。欺人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又況導人以殺戮之事哉。此夫子所以深責之也。附存疑成事不說三句。雖以事言。就其答哀公之問言之。亦是事也。

說統曰。蔡虛齋云。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奢而犯禮。正是器小中發出來的病症。夫子非直以二事證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朱子云。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設施不過如此。馮具區曰。仲卽儉卽知禮。無解於器小。而況三歸備官塞門反坫。幾於濫且逼乎。亦足徵器小之盈而溢也。○說約曰。說器小。不可預照下兩項。○份按。翼註云。器字須要體認。譬如升合斗斛。皆器也。然合不能受升。升不能受斗。斗不能受斛。所受多者。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者。施出去亦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管仲。齊大夫。名夷吾。相去聲桓公。霸諸侯。器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去聲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

朱子曰。局量褊淺。是他容受不去了。容受不去。則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矣。規模是就他設施處說。○器小是以分量言。若以學問充之。小須可大。○問孔子見他一生全無本領。只用私意小智。僅能以功利自強其國。若是王佐之才。必不如此。故謂之器小。曰是。○問須是如孟子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方是大器。曰是。○勉齋黃氏曰。局量指心之蘊蓄。規模指事之發見。心者器之體。事者器之用。不能正身脩德。則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於王道。則事之所就可知。局量褊淺。則規模必卑狹。未有不能正身脩德而能致主於王道者。○

易竭。據此看。則器字當兼所受所施言。而所受所施。又自相承。凡爲王佐者。胸中容受得許多大學術。施出去做大事功。仲乃伯佐耳。其胸中只容些小伯術。故做出些小伯功。故曰器小。愚謂以所受言。則局量褊淺之說也。以所施言。則規模狹隘之說也。以所受所施相承言。則勉齋局量褊淺。故規模狹隘之說也。○說叢。袁七澤曰。精介仲能源頭上清徹一番。卽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而性不存焉。○呂晚村曰。功名品量。正要分別看。管仲雖使功名再加盛。而其器量只如是也。○困勉錄曰。註局量褊淺。言其見理不明。

胡氏曰。局量規模。以器言。褊淺卑狹。以小言。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所以器小也。本之不立也。不能正身脩德以致主於王道。器小之驗也。效之不至也。無是本則無是效也。○東陽許氏曰。大學之道八事。先以脩身爲本。而後及家國天下。蓋見理旣明。行事自然件件中節。不敢踰禮犯分。今管仲如此。只是格物致知工夫未到。見理不明。故爲所不當爲。踰禮犯分。凡事都要向上。不知反成小器。附或問。謝氏有見於量淺之說。而不究其所以淺。固失之矣。楊氏有見於用狹之意。而遂指夫量淺者。以爲所謂器小者。初不在此則與謝氏之說。胥失之也。蓋如謝說。則是當是時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揜豆者。遂可爲大器矣。如楊說則是苟有王佐之才。則雖三歸反坫。而不害其爲大器也。而可乎。○語錄。上蔡說得來太小。如曰。則其得君而專政。夫豈以天下爲心哉。不過濟耳目之欲而已。管仲又豈止如此。若如此。又豈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蒙引。朱子曰。孔子器小二字。是包括管仲一生。自本至末。都盡了。奢而犯禮。特其器小中之二事

而心裏容受不去也。容受不去。由於見理不明。東陽許氏之說極是。規模卑隘。以其外之設施言。其不曾做得大功業也。如伐楚之役。可見。然卽使仲做得大功業。亦是卑狹。以其不過自私自利之事也。二句總是器小。而規模卑狹。又由於局量褊淺。勉齋黃氏與蘇氏之說。當玩。奢而犯禮。亦褊淺卑狹內事。然褊淺卑隘。則不止此。朱子富貴能淫數句。是合奢僭說。麟士删去。恐入錯認也。最有見。輔氏齊氏之說。却都偏了。○份按仲之器小。不可專在一事一節上論。然卽此奢僭二事。亦足見其器小處。謝氏專以君奢亦奢。君淫亦淫。爲器小。楊氏又直謂器小不在此二事。

耳。孔子所以說他奢。只是應或人儉乎之問。非是直以此二事證他器小也。但從此二事看。亦見他器小處。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焉於虔反

或人蓋疑器小之爲儉。三歸。臺名。事見形甸反**說苑。**劉向說苑善說篇。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彊可與取天下。君特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朱子曰。管氏有三歸。不是一娶三姓女。若此。却是僭。此一段意只舉管仲奢處。以形容他不儉。下段所說。乃形容他不知禮處。便是僭竊。恐不可做三娶說。○厚齋馮氏曰。以歸民之左右與中。故臺謂之三歸。通考。仁

其論皆非。故朱子譏之。

山金氏曰三歸之臺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蓋方臺也其自相乘凡爲若干尺下方又自相乘爲若干尺又以上下方相乘爲若干尺却以勾股法三分損二爲中方之數合上下中方凡幾千尺以高尺統之用積冪法得方臺積尺之數凡幾萬尺謂之三歸法如此則但言其臺榭之盛家臣之多爲非儉爾

攝兼也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管仲不然皆言其侈。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好去聲坫丁念反

或人又疑不儉爲知禮。屏音丙謂之樹塞猶蔽也設屏

份按以爵勸酒勸字。乃酌字

於門以蔽內外也趙氏曰古者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塞之蓋小牆當門中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好謂好會坫在兩楹之間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此皆諸侯之禮而管仲僭之不知禮也古註圖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趙氏曰古者諸侯與鄰國爲好會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坫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也大夫則無之〔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庭皆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諸侯謂之屏以木爲之大夫以簾士以帷天子設於門外諸侯大夫士設於門內庭中管仲位爲大夫當用簾亦用諸侯之屏列國之君有相朝之禮有會盟之禮凡有好會主國之君先設坫於堂兩楹間延賓升堂以爵勸酒獻酢畢覆爵於坫上管仲大

之訛當改正

夫本無此禮今亦設之當時齊霸而管仲當國諸侯朝齊者必私覿於管仲家故設此延之二事皆言仲之僭○愚謂孔子譏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儉故斥其奢以明其非儉或又疑其知禮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禮蓋雖不復扶又反下同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於此亦可見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蓋器大則自知禮而無此失矣此言當深味也慶源輔氏曰器大則天下之物不足以動其心而惟義理之是行○胡氏曰奢者器之小而盈也犯禮者器之盈而溢也蘇氏曰蘇氏名軾字子瞻號東坡眉山人自脩身正家以及於國則其本深其及者遠是

謂大器揚雄所謂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者是也楊子先知篇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管氏三歸反坫桓公內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淺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復宗齊左傳僖公十七年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新安陳氏曰功業無本宜仲僅可沒身公且薨於亂也楊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蓋非王佐之才雖能合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稱也道學不明而王霸之略混為一途故聞管仲之器

小則疑其爲儉以不儉告之則又疑其知禮蓋世方
以詭遇爲功而不知爲去聲之範則不悟其小宜矣孟子
滕文公下篇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
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問使仲器局宏闊須知我
所爲功烈如彼其卑豈肯後然自肆至於奢僭如此
朱子曰也不說道功烈卑時不當如此便是功大亦
不可如此○奢而犯禮是他裏面著不得見此些小
功業便以爲驚天動地所以肆然犯禮無所忌也亦
緣他只在功利上走所以施設不過如此才做到此
便不覺自足矣古人論王霸以爲王者兼有天下霸
者能率諸侯此以位論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
諸侯皆出於至公而無一毫之私心則雖在下位何
害其爲王道惟其摟諸侯以伐諸侯假仁義以爲之
欲其功盡歸於已故四方貢賦皆歸於其國天下但
知有霸而不復知有天子此其所以爲功利之心而
非出於至公也在學者身上論之凡日用常行應事

份按據當時據字乃楚字之訛當改正

份按困勉錄云輔氏以才器對言似謂仲才大而器小然器之能受處即是才器小則才亦不得爲大愚玩輔氏本文謂使仲知大學之道則器之小者可大而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大雖伊周事業可以立致蓋輔氏之意固謂

接物之際纔有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
此不可不省察也○桓公伐楚只去問他包茅與昭
王不返二事便見他只得如此休據當時憑陵中夏
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蓋纔說著此事楚
決不肯服便事勢住不得故只尋此年代久遠已冷
底罪過及些小不供貢事去問想他見無大利害決
不深較只要他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之故
纔是器小自然無大功業○如蘇氏說見得不知大
學本領所以局量褊淺處如楊氏說見得不能致主
王道所以卑狹處兼二說看其義方備○慶源輔氏
曰大其功所以從衆而揚其善也小其器所以即事
而名其實也○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爲者謂
之才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
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氣奪於私是以
奢而犯禮苟免幸濟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此之卑也
使仲而嘗學於聖人之門知大學之道而從事焉則
其器之小者可以大而其才之能爲者亦將光明盛
大矣○齊氏曰器小惜其度量不可以大受雖勳勞

仲惟器小故其才雖足合諸侯正天下而至不能光明盛大成伊周事業未嘗謂其器小才大如所說云云也

如周公猶且赤舃几几自視歉然況僅以其君霸乎然則孔子何爲大其功曰功較之召忽則有餘量較之周公則不足大其功爲天下幸小其器爲仲惜爾○劉氏彭壽曰以霸者之功效計之則仲亦得爲春秋之仁人以王道之軌範之則仲不免爲三王之罪人此所以大其功而小其器○歐陽氏玄曰器如物之所受淺深限量有不可誣者仲唯器小易盈不能使已無三歸之奢君無多嬖之溺齊政不旋踵而衰器之所受不過如是而止使能擴而充之則可以拓聖賢之業載宇宙之量矣○厚齋馮氏曰齊桓入國在魯莊九年仲始獲用三桓之僭魯乃在昭襄之世距仲且百餘年仲之僭奢蓋先諸國之大夫也夫子此章不與仲深矣後百年而孟氏又斥之以曾西之所不爲天下後世始知有王佐事業而仲始卑霸圖始陋向微孔孟之論天地之正誼或幾乎熄矣○雲峰胡氏曰三代而後中國未有霸而仲輔其君先之未有以大夫僭諸侯者而仲塞門反坫先之春秋正其綱故責齊桓而不責管仲論語紀其實故責

翼註曰樂其可知常說云古樂雖亡而天地之元聲人心之元韻則未嘗亡耳樂有可知之理據此說是聲音節奏都不理會只空空說箇理了非夫子本意也看來還是就音節中指出精妙處告他觀下翕純皦繹俱是節奏之妙而精理在其中又曰可知蒙引作當字看不是樂其可知猶曰樂亦不難知也○困勉錄載一說曰知字須淺看只以聲音節奏言之若說得深與便與下數句不相照○份按翼註謂翕如舊說八音齊作也看來太淺無味還當就

管仲而不責齊桓蓋皆不知有大學之道者也嗚呼是時大學之書未出也夫子而後亦既有大學之書矣然未聞有行大學之道者何哉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去聲大音泰從音縱

語告也大師樂官名時音樂廢缺故孔子教之翕合也從放也純和也皦明也繹相續不絕也成樂之一終也　成如書所謂韶之九成記所謂武之六成是也　○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五音合矣清濁高下如五味之相濟而後和故曰純如合而和矣欲其無

相奪倫。故曰皦如。然豈宮自宮而商自商乎。不相反而相連。如貫珠可也。故曰繹如也以成。朱子曰。味其語勢。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辭。○南軒張氏曰。周衰樂廢。蓋雖其聲音亦失之矣。聖人因其義而得其所以爲聲音者。而樂可正也。○覺軒蔡氏曰。始作樂之始也。成樂之終也。始作翕如則八音合矣。從之純如則合而和也。皦如則和而又有別也。繹如也以成則別而又不失於和也。數言之間曲盡作樂始終節奏之妙。大師而可與語此。其亦非常人也歟。○雙峯饒氏曰。此章有三節。始作是其初。從之以後是其中。以成是其終。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方是作樂之妙。○厚齋馮氏曰。純所謂八音克諧是已。皦所謂無相奪倫是已。繹所謂始終相生是已。○新安陳氏曰。八音不合則不備。故始必翕合。然不可滯迫生澀。故從之。欲其和。然和易以混而無別。故和中欲其皦然分明。然分明中又不可斷續。故又貴繹如。

精妙處說。聽其聲音。覺神氣翕聚。無浮散不攝之病。困勉錄謂此說看翕字最好。愚謂八音齊作乃是正解。何謂太淺無味。若以聽其聲音神氣翕聚作餘意說亦可。○又按困勉錄謂胡思泉講翕如云。堂上堂下其交作也。工師鼓師其並奏也。恐未是。樂音自有先後之序。無一時俱作之理。看來翕純皦繹逐音內俱有。愚謂儀禮所謂合樂者。謂歌聲與衆聲俱作也。謂堂上之歌瑟堂下之笙磬合而奏之也。蓋登歌笙入閒作。雖有先後之序。至于合樂則一時俱作矣。思泉所云。未可謂之非也。至云逐音內俱有翕純皦繹。亦可備一說。但不可以作正解耳。

而樂於是終焉。自始至終。合而和。和而明。明而續。必兼此四節不可闕一。則樂之始終條理盡矣。通考程氏復心曰。翕如者。五聲六律。翕然合奏。而無一音之不備。純如者。五聲之中。有清濁高下之不齊。羽極清而宮極濁。宮極低而羽極高。苟無以節調之。則彼此懸絕而不相和。必有律以和之。使清濁高下各有分數。又須使宮自宮。商自商。不相陵奪。而後可。繹如者五音既不相奪。則血脉易得間斷。又須前倡後和。宮商相續。纍纍如貫珠。故至於成。○東陽許氏曰。本註止具訓詁。不言旨意。謝說章意皆具。而置圈外。蓋始從成爲作樂三節。翕及純皦及繹乃三節中之節奏。翕之後繼之以純皦。又繼之以繹。從則非翕。繹則不從。此蓋經之本旨。而朱子之意也。謝氏五音爲主。以翕純皦繹。皆指此意。而見於一時樂之始終皆然。蓋又一義。則於始從成三字稍緩者。在圈外。附蒙引。始作從之以成是三關節。純如皦如繹如俱綴於從之之下。以成蓋從而收聲以爲一終也。翕如與純如則有先後。純如與皦如繹如則一時事。不可分先後。○

困勉錄曰。覺軒蔡氏東陽許氏皆以繹如連以成。蓋本圈外謝氏之說。蒙引謂純如三句俱綴於從之下。蒙引說是。

饒氏曰翕合之餘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上句著餘字。下句著中字。極有斟酌。○淸濁高下便只是五音。純如者謂五音之相和。如五味之相濟也。皦如淸自淸濁自濁也。繹如者一淸一濁之相爲終始。一高一下之相爲起伏。而不相間斷也。○存疑從放也。謂放手大作也。蓋始作在於八音齊擧。逮旣齊了。放手大作也。始作無多久。從之後有許多久。到以成亦無多。會孟子言金聲玉振。金聲卽始作。玉振卽以成。中間皆從之也。○蒙引五音六律八音中俱有聲有高下淸濁。故聖人括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音。五音則各有高下淸濁。故聖人又括之以黃鐘太簇等之六律。宮商角徵羽次序。以其分數之多寡言。宮最濁。商次濁。角微淸微濁。徵稍淸。羽最淸。濁者低。淸者高。十二管長者聲濁。短者聲淸。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請見見之之見。賢遍反。從喪皆去聲。

四書釋地續曰。孔子時衞都濮陽。爲今大名府開州。儀邑城在今開封府蘭陽縣西北二十里。乃衞西南境。距其國五百餘里。孔子生平凡五至衞。第一則去魯司寇而適衞也。不知孔子先至國而後儀邑。或由儀邑而國都。皆不可知。要爲第一次適衞時事。則無疑。何則封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爲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爲一魯國已乎。其言與情蹤正合。

儀衞邑。封人掌封疆之官。胡氏曰封人周官各掌爲畿封而樹之。左氏傳所謂潁谷封人祭封人蕭封人皆此類。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胡氏曰封人有請見之心。則非若沮溺之狷介自高矣。自言其得見君子之多。則見其好賢有素。而所聞不淺狹矣。雖其見聖人而請問之辭不傳。然意象和平。進退從容。出語門人。又深得其大致。則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君子。謂當時賢者。至此皆得見之。自言其平日不見絕於賢者。而求以自通也。夫子行經衞邑而封人因請見。故云然。見之。謂通使得見。喪。謂失位去國。禮曰喪欲速貧是也。意夫子失魯司寇去魯歷聘時。○張氏存中曰喪欲速貧出禮記檀弓詳見孟子滕文公上篇。木鐸。金口木

舌施政教時所振以警衆者也〔胡氏曰〕明堂位言振木鐸於朝○〔齊氏曰〕木鐸金口木舌若金鐸則金口金舌春用木秋用金文用木武用金時與事之不同也言亂極當治去聲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也封人一見夫子而遽以是稱之其所得於觀感之間者深矣〔朱子曰〕這裏儘好看如何從者見之後便見得夫子恁地這裏也見得儀封人高處○問儀封人亦是據理而言若其得位失位則非所及知也曰儀封人與夫子說話皆不可考但此人辭氣最好必是箇賢有德之人一見夫子其觀感之間必有所見故為此言前輩謂作者七人以儀封人處其一以此○〔慶源輔氏曰〕聖人德容之盛觀之者固當知所敬愛矣然封人之贊夫子則因所見而驗所聞即其已然而得其將然不惟有以見聖人之當乎天而又有以知天之不能違乎聖人也○〔新安陳氏曰〕封人一見夫

份按說統云美善皆兼功德。不可謂美專言功善專言德。且又有箇時在。薛方山曰唐虞交會之閒。正太和文明之

子能知聖道之不終廢世道之不終亂天意之不終忘斯世可謂知足以知聖人且知天矣〔附〕〔存疑〕封人一見夫子遂以何患於喪慰二三子此亦據理而言耳而聖人終於喪者則理有不可推不可以是而病之也或曰木鐸所以徇於道路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言天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徇於道路也〔慶源輔氏曰〕前說意實而味長後說意巧而味短○〔雙峰饒氏曰〕夫子得位與不得位封人所不能知其所可知者夫子道德如是天將使振揚文教以開天下後世也必矣或得位或周流四方皆在其中○〔新安陳氏曰〕後說與喪字及天下之無道久皆不甚相應朱子姑存之耳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舜樂武武王樂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朱子

日。而舜則躬逢其盛。商周改革之際。又餘風未殄之時。而武則適遭其窮。此韶所以盡善。而武所以不能無遺憾。愚謂此說大謬。美字專主功。說朱註自不可易。若扯德在內。德旣一般。何故又有盡善未盡善之別。善字須以德爲主。時字只帶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又別。武王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蓋其分別全在性之反之源頭上。若如說統所引薛氏說。反是以時爲主。然則舜若處商周改革之時。其樂便不能盡善耶。

曰。美如人生得好。善則其中有德行也。實是美之所以然處。○慶源輔氏曰。聲容樂之聲。舞之容也。美之實。謂其聲容之所以美。

舜紹堯致治去聲**。武王伐紂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胡氏曰。韶盡揖讓繼紹之美。武盡發揚蹈厲之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誅而得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朱子曰。美是言功。善是言德。問說揖遜征誅足矣。何必說性之反之。曰。也要就他本身處說。使舜當武王時。畢竟更彊似大武。使武王當舜時。必不及韶。○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舜之德旣如此。又遇著好時節。武王德不及舜。又遇著不好時節。故盡美而未盡善。○樂觀其深矣。若不見得性之反之不同處。豈所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樂便是德之影子。韶武之樂。正是聖人一箇影子。要得因此以觀其心。○韶武今皆不可考。但書稱德惟善政

份按此與答劉季章書。嘗言武王反之之功。猶有未至也。劉季章亦舉性之反之成功一爲問。謂武樂未盡善。必其反之工夫有未盡處。故以此答之。本與前樂觀其深矣云云同是一條。輯釋刪去問語。又刪去較量湯武處云云。愚謂須全載方明暢。

至勸之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本。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是也。武王之武。看樂記便見。蓋是象伐紂之事。所謂南者。自南而北伐紂也。氣象便不恁地和。韶樂只是和而已。附朱子文集答李堯卿書問論韶武者。大概不出揖讓征伐二條。程子則兼大傳爲說集註兼性之反之爲說。以中庸三知三行成功一也觀之。旣謂之成功。則一而見於樂。又有不同之實。何也。莫是生知安行終不可得而並。雖曰學知利行有可企及之理。恐亦只是全盡得許多道理。論其天成渾然處。其氣象終有間否。曰。不惟大傳之說不足信但看兩聖人事業氣象。自是有等差。如性之反之成功雖一。然武王地位終是覺得有痕迹在。○答劉季章書。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恐須有別。○蒙引。盡美盡善都是指樂言。註所云云。皆是原其所以處。○樂只是許多聲容。何處是盡美。又何處是盡善。曰。只就聲容外面看。便是他美處。就聲容裏面看其所以爲是聲容者。便見盡善與未盡善處。

○程子曰。成湯放

份按則商人之忠臣義士句。本無人字。輯釋悞添。困勉錄曰。此章是論韶武。非論征誅揖遜。征誅做到盡善

桀。惟有慙德。武王亦然。故未盡善。堯舜湯武其揆一也。征伐非其所欲。所遇之時然爾。〔朱子曰〕舜性之。武王反之。自是有淺深。又舜以揖遜。武以征伐。征伐雖是順天應人。自是有不盡善處。今若要强說舜武同道也。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王也。不得。又曰。舜武不同。正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不同。至於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則同也。舜武同異。正如此。故武之德雖比舜自有淺深。而治功亦不多爭。○問征伐固武王之不幸。使舜當之。不知如何。曰只恐舜是生知之聖。其德盛人自歸之。不必征伐耳。不然。事到頭也住不得。如文王亦然。且如殷始咎周。周人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這事勢便自是住不得。若曰奔告於受。則商人之忠臣義士。何嘗一日忘周。自是紂昏迷爾。○〔西山眞氏曰〕聖人於湯武之事。每微有不足之意。如論樂則以武爲未盡善。論泰伯文王皆稱其爲至德。此非貶

時。亦何異揖遜。眞氏說雖佳。予不深取。又曰。朱子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是圈外程子意。不重觀其上段。已翻去時字。又曰。問武當舜時亦只是未盡善。竟將時字抹殺了。集註何又存程子說。朱子何以又曰。德有淺深。時又有幸不幸。曰武遇舜時。雖只是未盡善。然或不至如此之甚。則時字亦非盡抹殺也。○份按困勉錄三條。前二條全翻去時字。後一條兼帶時字說。兼此三說方爲周密。四書蒙訓曰。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愛俱以心言。心本也。有此寬厚之心。恭敬之心。哀戚之心。由此行出來。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上有條教號

湯武也。惜其不幸而爲此不獲已之舉也。然恐後世遂以湯武爲非。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語微有不滿之意者。恐後世亂臣賊子借湯武之名以窺伺神器也。易發革命之義者。恐後世亂君肆行於上。無所忌憚也。聖人立言爲後世慮至深遠矣。〔通考〕〔朱氏公遷曰〕自樂之中。兼聲容情實而言之。盡美言其文。盡善言其本。集註於聞韶之下。言有以極其情文之備。情則其盡善者。文則其盡美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居上主於愛人。故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

〔朱子曰〕居上而不寬。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更無可據依以爲觀矣。寬敬哀本也。其本既亡。雖有條教法令之施。威儀進退之節。哭泣擗踊之數。皆無足觀者。若能寬敬哀了。却就寬敬哀中。考量他所行之是

令○禮有威儀進退喪有衰麻哭踊皆爲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雖欲觀何所據而觀之如一篇文字主意既差則詞之工拙皆可勿論

傍按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原文作皆不在論量之限矣輯釋悞刻也

否若不寛不敬不哀則雖有其他是處皆在不論量之限矣○如寛便有過不及哀便有淺深敬便有至不至須是有其本方可就本上看他得失厚薄○寛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寛耳非廢弛之謂也如敬敷五教在寛蓋寛行於五教之中也○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只爲他根源都不是了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南軒張氏曰居上不寛則失所以爲長人之本其他雖有所爲尚可觀乎爲禮而不敬臨喪而不哀則繁文末節雖多亦何以觀也然寛非縱弛之謂總其大綱使人得以自效也○雙峰饒氏曰以字訓用謂用寛敬哀三者觀之也蓋有此三者則於大體已得方可就此觀其小節若無此三者則全體都不是更把甚底去觀他 附蒙引聖人教人重本也既無其本則條教法令等都是無根的都不是從心頭做出的○不寛不敬不哀固無可以觀處然既寛敬哀了又何得失之可議蓋寛亦有不是處如子太叔之寛是也敬亦有一於敬而禮文不足者哀亦有一於戚而徑情直行者須各於其中看其或過或不及不是居上只是一箇寛便了爲禮只是一箇敬便了臨喪只是一箇哀便了○淺說此寛敬哀在心内都就好一邊說見之於外則有太過不及而得失分矣故註云觀其所行之得失○寛是寛仁之寛非寛緩也○朱子文集答廖子晦書爲政以寛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偸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寛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寛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寛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已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

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三